

■明前茶

谷雨之前,持续一个月的采茶旺季即将过去,常州金坛一家茶场的56名采茶女工,即将包一辆大巴返回她们的河南老家。作为老板,文琴即将送别这些弯腰劳作了一个春天的采茶女工。她们连续四年前来常州采茶,已成为茶场的中坚力量。在这里,她们每天采摘嫩芽的时间都超过8个小时。采茶不能用指甲掐,那会造成高档绿茶的梗面发红,茶叶档次就会降低,因此采茶女工必须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夹住茶芽,向上拨,清脆地折断茶梗,同时手指不能揉搓到叶面,茶芽中的鲜润之气,才能得以留存。这是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、灵巧和专注的工作,采茶女工们在干活的过程中如入无人之境,直到双手皲裂,也一无所知。文琴看到,采茶女工们每一条指缝里都深深地浸润了茶汁,先是绿的,接着氧化发黑,整双手犹如带上了一双乌黑的纱手套,晚上,用刷子蘸取肥皂,也无法刷尽这些黑黝黝的颜色。不仅如此,为了防止

■程应峰

渡鸦为何不停地鸣叫

一天,住在科罗拉多州鲍得尔郊区一个峡谷附近的一位农妇,正在园子里干活,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渡鸦的鸣叫声。在这里,有必要交代一下,渡鸦和乌鸦一样,是令人讨厌的一种鸟类,但它们却是鸟类中最聪明的。开始,这位农妇并没有在意,继续干活。可是那只渡鸦却一个劲地鸣叫。大约半个小时后,它那粗厉的由远而近的叫声,让农妇烦躁起来。渡鸦的声音越来越大,并开始在在她头顶上方盘旋,飞到农妇家的后院附近,这个后院就通往峡谷。最后,渡鸦飞进院子,就在她正对面的一块大岩石上停了下来,一双乌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。农妇很生气,瞥了这个不速之客一眼,无意中发,岩石后面的灌木丛里有动静,那是一只伺机捕食的美洲狮,离她只有20英尺远,蹲在那里正准备向瘦小的她扑过来。农妇吓坏了,赶紧往后退,并大声叫自己的大块头丈夫来帮忙。丈夫从屋子里跑出来,吓走了狮子。农妇深信不疑地对丈夫说,那只渡鸦花那么长的时间,那么大的精力,就是为了给她报警。要不是渡鸦那样不厌其烦地大叫,她可能也不会注意到美洲狮的来临,感谢上帝派一只渡鸦帮助她脱离了险境。

■流沙

树木的价值

小区的物业与业主发生了冲突,起因是小区里的一排树。因为小区里车满为患,物业自作主张将几棵树砍伐掉了,想改建停车位。

结果遭到业主的反对,业主们把小区管理不善、房子漏水、垃圾清理不及时等负面情绪交织在一起“爆发”了,连警察也来了一大批劝导。

导火线还是那几十棵树。业主们认为,当初购下这里的房产,就是冲这里的绿化好,现在砍掉了树,客观上导致了房子贬值,业主要求物业为全体业主房产的贬值负责;再者,绿化树是全体业主的资产,物管公司不过就像是业主请来的“保姆”,现在这位“保姆”不经主人同意,随意处置主人家里的财产,那就是偷窃。业主们的道理很对,比喻也很形象,但不想行生去说了。我想说的是保护树木这件事。

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种现象,这些年人们对于“绿色”的认知,有一个跃升过程。早些年的商品小区,马路边,砍一棵树,放心砍吧,没人来跟你理论。在农村也是如此,譬如我的家乡——浙江北部地区,那里是丘陵地带,山上——遍野都是树,小时候,家家户户都是伐树作为柴火的。我也是和父亲一起上山砍过松树的,那些也是十几年才长大的大树,若是现在,就是上好的家具材料,但那时我们拖回家,用斧头劈开,晒干后当柴烧,现在想想这实在是一种“罪过”。虽然那时砍伐多,但却不是毁灭性的,因为我们砍的大多是种植过密的树木。

但现在的农村,你要上山砍一棵树,有人会马上举报,不要过多久,森林公安的车子就开到村口了,他们要检查砍伐者的砍伐证,要上山查看你砍了多少。

这种变化的背后看似是法律意识的普及,深层次的原因是当下生活环境的急剧劣质化,几十年来的滥砍滥伐,大量山林土地上兴办起了工厂,村居建设的无序……这些直接导致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对生存环境的担忧。当年树木的价值,往往是在一百斤卖几元钱的方式计算的,但现在树木已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,在树木的身上,已经加上了绿色、健康、安宁等诸多意义。

鲜叶有杂味混入,女工们还不能用手护手霜。就是这样一双粗糙的手,撑起了金坛雀舌的美妙滋味。一斤茶,6万个芽头,都是由这些50多岁农妇的手,从万千茶树间采出。

文琴深知她们的辛苦。每一年,除了结算工资,文琴还会给她们准备当地特产当临别礼物,包括红香芋、小坛的封缸酒,还有常州麻饼。今年结算完工钱,采茶班的班长怯生生地来问,能否给一个优惠的价格,让她们可以买些茶末带回去赠送亲友。“老家长辈都说金坛这边好山好水,茶垅间都有杏树、桃树,茶叶里都带着芬芳花香。这么好的茶,得让公公婆婆、自家爹娘都品尝一下。”

采茶女工所说的茶末,是机器炒茶筛下的头茬茶末,明前茶的茶芽极其细小脆弱,在机器炒制过程中容易断裂。为了保持高档茶的整洁面貌,茶叶炒好,散尽火气后,需要用细网筛再次过筛,筛下的茶末依旧青绿逼人,里面还夹杂着成团的

事后,当地媒体报道了这件事,根据农妇的感受,自然而然地将渡鸦说成了农妇命中的救星。

佛蒙特大学的科学家伯恩德·海恩里希是个动物迷,他养殖渡鸦并对渡鸦的认知能力进行研究持续了20多年。他说:“渡鸦和乌鸦都是解决问题的高手,是动物中的爱因斯坦。”但他对上述渡鸦救人的故事,却持截然不同的看法。他认为,一只渡鸦给人类报警,是绝不可能的事。事实的真相是,渡鸦在给捕食者带路,它在高处看见了院子里的农妇,又发现那只狮子离农妇的院子不是太远,于是就决定把狮子引向农妇。引起狮子的注意,并把它朝农妇的方向引领,因为这个原因,渡鸦足足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和精力。野生动物之间是有益关系的,渡鸦之所以这样做,是因为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,那就是狮子吃饱后可以给它留下的遗骸。一直以来,渡鸦之所以名声不好,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发现,渡鸦不会区分人和动物,往往让人成为强大动物的猎物。

由此看来,尘世之间,有些事情,如果不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,只凭一时的感觉来加以解释,往往会导致思路不清、信念迷失,从而好歹不分、混淆是非、背离真相。

有个村子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,一辆外地卡车倒车时撞倒了村口的一棵大树,这不过是一棵树而已,但全村男女老少把卡车围住了。村民要求司机赔10万元,村民说,这棵大树在村里生长了四五十年了,就像村里的一个人。司机说村民们讹诈,但村民们说你也可以不赔,请你把这棵大树扶正,保证来年能活。司机请了内行来看,内行一看,说10万元不是多了,而是少了。

树木价值的飙升其实夹杂着许多复杂的社会情绪。一位园林绿化工作人员说,在马路边要移植一批树,是要慎之又慎的,移植时市民会投诉、会阻挠,假如树木死了,市民就会“控告”,甚至正常的修剪行道树,也会被市民认为在“毁绿”。这种现象的背后,是市民把自己的健康与城市绿化等同起来了,市民对于城市里越来越宽的马路、越来越高的楼房,越来越多的车子,越来越少的绿化极度敏感和“脆弱”,“毁绿”就相当于损害市民自己的健康。

老舍先生写过一篇《想北平》,老舍旅居过许多城市,但他最爱的还是北京,因为北京是一座“人为”中显出自然的城市,几乎所有的地方既不挤得慌,也不太僻静,最小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 and 树……老舍的院子里,就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,乐此不疲。

但现在的北京居民,又有几人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棵树?不过在自家阳台上养盆仙人掌或是旱兰罢了。透着自然的“老北京”已经走远了,只剩下一个背影,现在的北京是建筑的森林。

前几年去越南,在河内街头,看到马路边有许多古树,导游说有些是红木,有些是花梨木,当年越南红木、花梨木非常多,许多越南人把红木、花梨木当柴烧。滥砍滥伐几十年后,储量锐减,才慢慢意识到这是宝贝,现在上好的花梨木,是用每克来计算价格的,一棵花梨木价值上百万甚至上千万,也不是稀罕事。坐在中巴车内经过河内大街小巷,看到这些古树,有人说这不是树,而像是停着的一辆辆进口奔驰和宝马。

树木的价值,如果以金钱来衡量,越南的这个故事,大抵是最直接的方式。

毫毛,每一粒比白芝麻还小,这就是茶人所说的氨基酸微粒。这种茶末,鲜活滋味并不逊色于那些体面的高档茶,文琴也不出售,只供自己和至亲好友分享。采茶班的班长一提出此事,文琴赶忙道歉,说自己疏忽了——那些采茶的纯朴农妇,多年来都是带着炒好的大麦或晒干的艾叶水喝的,她们自称喝不惯茶叶,从不做瓜田李下之事。

文琴忙说,这点东西当然要送你们,本来也是你们去采摘的。她便给女工们每人准备了一包茶末,想了想,又在每个封好的纸袋里放入十小包独立包装的金坛雀舌。她想象这些农妇回家以后,也可以邀集长辈一同来喝这十壶茶,沸水冲下去,茶芽就像踮起脚尖的青草明星,在热水中上下起舞,一共三次,最后,它们整整齐齐,如群舞演员一样在杯底站立。文琴有点自责:这样令人舌底生津的美,这样迷人的杯中景色,她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也要让采茶女工们体味一下呢?



「走」心

王铎画

■陶琦

最近流行一句话“青春才几年,疫情就三年”,叹恨青春短暂,大好时光白白消磨在三年抗疫中。还有人吐槽自己的小孩出生至今,还没见过常态社会是怎样的,三年里就是在口罩和核酸陪伴下度过,让人看了嗟叹不已。毕竟时和年丰、平安安泰的生活,是人所共求的,身处在这种疫病下的大历史时刻,蹉跎日久,确实让人心生一种含有多种复杂情绪的失落和挫伤感。

只不过,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,无法超越生活的环境,若只是发发牢骚,纾解一下内心的郁闷,倒也无伤大雅,但若因此“上头”,陷入到单一化思维中不可自拔,就事与愿违了。历史上有过一次与当今情形极为相似的状况。1826年,奥地利天文学家比拉计算出用了其名字命名的比拉彗星的运行轨道,预计这颗彗星将在1832年再次接近地球,飞行路径会非常靠近,有可能与地球撞上。

欧亚大陆当时正值霍乱肆虐,无数人死于大流行病,光是在1832年,巴黎就有18000多人死于霍乱。还有彗星撞击地球的危险,近则饱受霍乱的摧残,加上各种流言满天飞,莫衷一是,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变得十分悲观,社会陷入了恐慌之中。有钱人开始及时行乐,以免自己积攒下的财产最后花不出去,变成垃圾。穷人也丧失了奋斗的目标,觉得努力不再有意义,反正地球终究是会毁灭的,自己不是死于霍乱就

■吕云祥

汽车徐徐行驶,穿越在“小桥、流水、飞红”的江南景色里,披田野间的风,挂大自然的画,往西塘而去。

有朋友说,去江南水乡最好是坐船去。此话不假,我也曾有过类似体验,那真是很有诗情画意的啊。雇定一只船,从容不迫地坐进去,看船帆触摸着蓝天白云,船梢亲昵着碧波绿水,慢慢摇曳。摇到目的地,停在桥旁,船主喊道:“到了!到了!”从青石砌成的河埠头上岸,有依依杨柳相迎。上河埠,踏石桥,穿弄堂,水乡古镇的容貌次第映入眼帘,印入脑海。这样的闲游才是真游,才有情趣,才算雅致。然而,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交通工具也只能选择快节奏的汽车了,哪里还有乘船漫游那样的闲情逸致?这次到嘉善也不例外,只能忙里偷闲驱车观赏古镇西塘了。

西塘在江南六大古镇中,保存最为完好,规模最为宏大。古宅里弄间,居民依然生活其中,原汁原味,被称为“生活着的千年古镇”。是啊,古镇越千年,但谁说不清具体到底有多少年了。相传此镇原名斜塘,它的得名在“水”,1000多年前有两条河水斜势流到这里汇合,于是“斜塘”之名问世了。但又据说,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,吴国大将伍子胥带兵来到这里,开凿市河,河名就叫胥塘,镇也与此同名。也有人认为,因为西北面的几条河流都汇集到南北贯穿的市河胥塘里,又加“胥”“西”同音,故改名西塘。

西塘的郁郁风味在哪里呢?我就看就在古桥,在廊棚,在弄堂。而我对西

■王丰

上车前,女工们挨个过来拥抱她们的老板,说此地甚好,明年希望再来。她们每个人都扛着自己盖的花被窝,带着脸盆、脚盆以及行李箱,春天过去得太快,天气热得太快,她们身上五颜六色的毛衣都嫌厚了,然而,这整个采茶季,她们都没有歇过一天,采茶个人用品和薄一点的衣裳也就成了奢望。当她们隔着车窗向文琴挥手道别,看着那一双双黧裂乌黑的手、那些淳朴的笑脸,不知为什么,文琴心中涌上了告别姐妹的酸楚,她眼眶发热,挨着车窗,大声叮嘱着。

半个多小时后,文琴回到产茶的车间,这里彻底安静了下来。忽然,她瞥见了自己招待客人的茶台上放着一大排金黄的小袋子。她心中狂跳,过去一看,那是她偷偷塞进装茶末的纸袋里的金坛雀舌,56个人,560小包茶叶,农妇们还了回来,不着一言地表现出她们谦和的自尊,与沉甸甸的体谅,如微雨中的稻穗默默低着头。

长板凳的材质大多是杉木,也有用柏木的,但很少见,还能见到少数松木材质的长板凳。不是柏木、松木不好,是杉木质地轻巧,木耐用,并散发出一种杉木的香,香得久远,香得有历史。

长板凳四条腿,腿呈八字型,每两腿之间卯有一木横档,作牵引固定之用。凳面窄长,面子刨得光滑溜,杉木纹路清晰可见,若用桐油髹漆一下,会发出一种金黄色光。也有人把长板凳漆成全身通红的,喜气洋洋,可杉木原汁原味的生长经络失踪了,我感到是一种遗憾。

乡下,长板凳配八仙桌像裤子配衣服一样,形影不离。堂前一张八仙桌,前后左右四边,各摆一条大小一样的长板凳。平日里吃饭休息,人口不多时长板凳就收拾起来,一只叠一只摆放到旁边,八仙桌两边还备着椅子,文化的叫法叫“太师椅”,两只椅子已够长辈们坐着用着了。

家里来了客人或过年过节的,就要拖出八仙桌摆到堂前正中,四条长板凳顺次放,一条坐两人,四条共八人,酒肉间猜拳行令,八人成了八仙,八仙坐在四条长板凳上,腾云驾雾的。旧时故乡,露天电影在学校操场、晒坦,农闲时还在收了稻谷和苞芦的田里放映。一幅银幕还在放映员手里捏着,场上已经摆满了一条条长板凳,长板凳整齐划一,像受过训练的士兵列着队等待着检阅。

乡村看戏基本上在祠堂里,后来祠堂改成了大会堂,没有祠堂、大会堂的村子,在空旷地上搭一条木板戏台,戏没开演,长板凳一条条背来,抢占住好位置。戏演到高潮,邻村调皮的后生故意吹口哨、大声叫,以引起台下姑娘的注目。接着还会推我拥地,搅动戏台下后边的观众如潮涌般左突右冲,就殃及了前面的长板凳,一夜戏演下来,长板凳要折断好几条。

家庭里人口多起来,那一张、

疫情三年

是死于彗星撞击。

风靡一时的好莱坞喜剧电影《不要抬头(Don't Look Up)》,就是从这一历史事件获得了创作灵感,讥讽人类在灾难面前想到的不是自救,而是等待着自己毁灭。事实证明,当时之人为这种虚无主义思维浪掷了几年时光。纽约大学哲学教授理查德·弗利说:一个人信任自己的想法,又被相似的人渗入和塑造,那么最后无论想不想,都会信任他人的看法——人一旦陷入到单一逻辑中,会很难从中抽离出来,思维惯性会在做各种抉择的时候,起着非常强大的作用。

这种自我思维强化,使人在面对未知威胁时,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加以解

释,很容易堕入“自证预言”的陷阱中。因为人类体验事物一般不会抽象进行,而是会以自身的角度去观察,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都会受到从众性的影响。换言之,令人恨恨于“青春才几年,疫情就三年”,很容易被这种观念左右,被失落情绪或心理暗示拘囿,由此划定自己命运的边界。

现代人的很多困扰,并不是源自事物本身,而是原有的观念被悄然改变了,贬低了之前其他形式的评价和认知。这一场尚未休止的大疫确实让人身心俱疲,但个人无法改变时代的进程,至少可以从态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就像村上春树说的:痛苦不可避免,但你可以选择是否受苦。

装饰不同以前了,她们在或晴或雨的弄堂中行走,再也不会像从前女子那样撑着油纸伞挡风、挡雨、挡日头了,再也不会穿着旗袍惹人眼目了。然而,有美女的弄堂总是风姿绰约,韵味浓郁。

靠弄堂串联着的古镇有如此之妙,难怪文人雅士“近悦远来”。据传在一个欲雨未雨、烟雨迷蒙的秋天,李白泛舟西塘,悠闲地品尝着西塘的善酿、莼菜、莼羹、鲈鱼,望着潺潺碧水,点点渔舟,听着软软吴音,款款笑语,大诗人陶醉了,情更醉了。我想除了泛舟、饮酒、吟诗,大诗人也一定走过西塘的弄堂,因为他曾给当时弄堂口的一家酒楼题写了“精工善酿酒”。

当然,说是“满足现状”,我绝不是说他们不思进取。相反,西塘人的争先意识是很强的,《浙江日报》曾报道,他们以科学技术为抓手,确立了“经营古镇”和“科学发展”两大基本理念,以“跳出旅游办旅游”为开发方针,加速形成与上海等大都市相呼应的功能性“三产发展区”,努力构筑极具江南水乡特色的古镇服务业新格局。如此一来,我想他们的“弄堂文化”,一定会有很高的科技含量而不断得到发扬光大……

我们那天探访西塘古镇,主要也是在弄堂里“穿梭”,弄堂的风是凉凉的、爽爽的,景是淡淡的、朗朗的。弄堂口,每有有客棧,有茶店。我们看到有的游客坐在茶店歇脚,桌上放着清茗,摆着茶食,悠闲地享受着古镇的惬意和人生的另面。至于在弄堂口碰到几个光彩照人的美女,那更有古典之美了。走在弄堂口的美女才是最美的,有美女出入的弄堂才是更妙的。不过现在的女子

长板凳

两张五扇床已塞不下众多的儿子女儿,长辈就叫来木匠,做几铺床板,每铺床板做两条长板凳,长板凳上铺床板,铺上干净的稻秆,稻秆上再铺上一条草席,兄弟姐妹挤一块就睡了。

一到过年,长板凳便成了猪们的刑场。

杀年猪时,杀猪师傅(屠夫)会在这一家里,挑选一条结结实实的长板凳,凳子前摆放上接血盆,盆里撒一点盐,尖刀搁在盆沿。杀猪师傅拿一把铁钩,进到猪栏内,瞅准,一甩勾勾住猪的一只耳朵,用力把它往外拉,一位后生抓着猪尾巴,奋力向前推。推拉到长板凳边,两人用力把猪抬空,横着按上去,屠夫压膝,后生压猪腿,任凭猪大声嚎哭,一刀封喉,一股鲜红喷涌而出。

长板凳是见悲不悲,冷漠无情地看着这一切。

家乡村子里,有人家娶亲嫁女,死了人治丧,筑屋盖瓦都要开桌吃饭的。我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务农,也热心给人家帮忙,遇上要开桌吃饭,我总是被叫去摆八仙桌、摆碗筷、料理杂务。

十几桌酒宴,八仙桌不够,长板凳亦是够的。不够就一家一户去借,好在八仙桌肚子底下、长板凳脚上,都写有主人的名字、置办的年月。

和我一起做这些事的是王圣长,王圣长是热心人,乐于助人,住在我隔壁。我俩配合默契,村子里红白喜事场面上都能看到我们。我俩不知借过、摆过多少八仙桌、长板凳啦。

乡下人一辈子与长板凳相依为命,坐了躺、躺了坐,白天见、夜里见。

王圣长是78岁那年死的,得胃癌死的。

一副棺材,两头各搁一条长板凳,每条凳脚上的“王圣长办”四个字,清晰可见。棺槨前燃着三炷香,香烟缭绕,长凳继续。

家